

追懷關麟徵校長

劉 尊

抗戰勝利出長軍校

民國卅五年，由於實施憲政，國家元首不再兼任各軍事學校校長職務，因此，自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建校開始一直担任校長的先總統蔣公介石，特將軍校校長一職，交給第一期畢業的

得意門生關麟徵將軍。

這是中國軍事史上最光榮的一項軍職任命，在膺命的佈達式中，中央特派四川省主席鄧錫侯監誓，官校全體師生一萬餘人，全副戎裝精神煥發的齊集在軍校北較場的中山堂前，參加此一深寓歷史意義的光榮使命就職盛典。那天蓉城晴空萬



民國三十五年蔣公介石與關麟徵將軍合影。

里，成都各界所有文武高級官員，社會名流，均應邀參加觀禮，由前教育長萬耀煌將軍親將軍校校印交與關將軍接掌，典禮極為隆重，歷時約一小時交接完畢。

軍人打仗要 訣：「穩、 忍、狠」

關麟徵校長因和我國武聖「關雲長」同宗關係，故其儀態、思想、言行，頗受武聖「忠義千秋」的影響。關將

軍一生對領袖蔣公忠貞不二，統領軍隊在抗戰初期的「古北口」戰役、山東「台兒莊」大捷戰役、湖南長沙三次會戰以及晉、陝的剿匪諸役，均可看出其「智勇兼備，戰功彪炳」的輝煌戰績；他所領導的五十二軍，不僅為中外一致讚譽的「常勝軍」，而且在大陸轉戰東北、上海、舟山後，仍能全軍完整無缺的撤退到復興基地的台灣。他的舊屬劉玉章上將，更是馳名中外，喪破匪胆的名將；在金門「八二三」砲戰中，擊潰了整個匪軍士氣，使匪軍從此走向瓦解之途。

關將軍接掌軍校後，使軍校精神為之煥然一新。全校官生在他的領導薰陶下，不僅提高了軍事學術科的研究討論風氣，尤其其他給全校官生們帶來了新的軍事思想與引進新的軍官氣質和形象，使軍校官生們重新燃起「黃埔軍魂」的榮譽。

關校長每週一、三、五的早晨，他必乘那匹「官校之寶、白頂門、赤旋風的棗紅馬」，馳騁於北較場、西較場、南較場、皇城壩軍校各督練區的大操場上，看學生們晨操。如果那個督練區的督練官不在，他會叫副官去請，有次，西較場

督練官蕭平坡（六期騎兵科，陷大陸）遲到，當場就被校長糾正，可見其治軍練兵的嚴格了。

戰爭理論與匪戰法

每週一，在北較場校本部 國父紀念週週會中，校長一系列的向全校官生講述「克勞塞維茲戰爭論」與「東西方法戰法的演進」以及「中國抗日剿匪戰術」等軍事理論，每次兩小時，前後約半年之久講完。

關校長講到「東西方法戰法的演進」時，曾很精關的說到不可輕視動物、禽獸在戰爭中的功用，有時比人要高明，他說：「貓狗的眼睛在夜間猶如千里眼；駱駝在沙漠作戰中可作特殊運輸的工具；而牛在中國的火攻陣中，更發揮過光榮作戰的『宮城』戰役。」

至於對日抗戰、剿匪的戰法，關校長更有其獨到的研究心得，他說：「對日作戰在戰法上，我們必須先要建立『穩、忍、狠』三個字的基本作戰觀念。因為敵人要快，我們要慢；敵人要短，我們要長；敵人在白天作戰，我們要在夜晚行動；我們必須先求穩當，忍到最後五分鐘，然後再狠狠的向敵人殺去。」

所以關校長到戰後不久，即在各督練區的牆上（北較場、西較場、南較場、皇城壩均有城牆），書刻「穩、忍、狠」三個兩尺見方的紅色大字，以養成學生們將來帶兵作戰的意識觀念。

關於「剿匪戰法」，我國軍事學者亦有著論研究，但在軍校列入戰術課程的，還是在關將軍接掌軍校校長之後；當時除「築城學」加入「三

合陣地」的經始構築方法，發揚火力時機及功用外，研究討論最多的，要算「剿匪戰法」了。

關校長的「剿匪戰法」，是依據共匪在抗戰前，勝利後，與我軍在江西、晉北、蘇北、魯中、熱察、東北等地的叛亂戰役中參考研究得來的。

他說：「共匪是一支以流竄奇襲，善於輕裝運動起家的匪軍，它是以奇、正、分、合、詭計多端的戰略指導，以達到其所謂的「麻雀戰」、阻「援」打「點」戰、圍「點」打「援」戰、「挑撥分化」戰、「滲透間諜」戰等等的戰術方法，來個個擊破我們國軍的。」

關校長說：「我們剿匪最大的錯誤，就是『佔點保線控制面』的戰略指導原則，把我們士氣高昂，機動力強的國軍雙手縛起來，讓匪軍選擇各種有利的戰爭態勢，來吃掉我們。」

關校長說：「勝利後政府首先派我到東北担任保安司令長官，當時我已有兩個腹案去東北：第一要運用東北的人和資源來治理東北；第二除固守瀋陽外，將所有的作戰部隊均以機動捕捉匪軍主力而殲滅之，並懸重賞活捉林匪彪以殺之。」

關校長是位豪氣千秋，威震山河的傑出將領，他後來不知怎麼未能去到東北，也許對國家是很大的損失啊！

養豬笑話感慨欲哭

民國卅六年，國家受到美援影響，軍隊推行「自力更生，克難創造」運動，軍校也訂定「種

菜養豬，美化環境」比賽辦法，在比賽檢查之前，各中隊學生無不想盡辦法，爭取榮譽，結果有的中隊學生愛好心切，竟將「成都百花潭鄧錫侯別墅」的所有花盆搬去美化環境，把「青年宮、小南門」老百姓的豬羊也借去，作為克難生產的成果。不久鄧錫侯就把這件事告訴了關校長，才把底牌掀出，後來關校長在 總理紀念週上講評說：「以後我再也不訂什麼比賽檢查了；我不是不檢查，我是不敢檢查了，我再檢查，成都的老百姓要向南京『告我關麟徵』了。」

這是我們學生最丟關校長雨公面子的一件事情。

記得卅六年的六、七月間一個炎熱的下午，學校忽然吹起緊急集合號令，我們全副武裝以快跑的行軍速度，向北較場中山堂出發，大家邊跑心裏邊嘀咕着是什麼事？不久部隊集合完畢，關校長向我們宣布說：「奉南京急電召見，校務由教務處長吳允周中將代理，大家要努力訓練學習。」短短數語，關校長就從鳳凰山機場，直飛南京去了。

一週後，關校長在 總理紀念週上，以滿腔愛國失望的心情，萬分委屈的說出他到南京的經過。

關校長說：「當天我飛南京後，立刻就到國防部報到，承某長官面告，是 領袖召見，叫我暫住旅館，靜候通知。」

「孰知，一住就是三天，沒有一點消息，心想既是 領袖電召，何不直接前往覲見，決定後，先將儀容整肅好，就逕往 領袖官邸面謁請示

，不料領袖看見我後，語極關愛責備的口吻對我說：『雨東，你爲什麼現在才來啊？』接着又問說：『成都那邊的情形好嗎？當前國家局勢及戰況你一定瞭解，山東方面張靈甫軍已被匪誘誘失敗，希望你去山東，重新調整態勢，將軍民精神振奮起來，細節去和國防部商洽。』

關校長說到此處，戛然聲音激昂的說：『我關麟徵自民國十三年進黃埔參加革命，赤胆忠心，效忠領袖，報效黨國，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地位，×長官如此對我關某，我爲我們國家的前途哭啊！』

關校長的話，是否傳到×長官耳裏，不得而知，這種誤會，很容易被共匪從中挑撥利用，應是勿庸置疑的。

後來有人說：×長官一生，有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之心；但却無諸葛武侯「知人善任，高風亮節」的恢宏氣度。

關校長是我們軍校廿一期學生最敬愛的先期老大哥；也是我們內心極爲尊重的敦厚師長，如果他能動氣內斂，蓄養大度，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或許不會派杜聿明去，那末東北剿匪工作，或者是另一局面，對以後戰爭形勢也將大有影響。

臨別致詞諄諄相勉

關校長愛護我們後期同學，如同手足，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他在我們廿一期畢業典禮講話中表露無遺。他說：『今天大家畢業了，我以軍校先期老大哥的心情，向諸位學弟們說幾句

臨別的話，『親愛精誠』，是我們領袖手訂的校訓，凡是我們黃埔出身的子弟，無論身在何時、何地，均應親如同胞，誠如金石，誓死不負領袖對我們的栽培恩德。『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是我們黃埔革命軍光榮傳統的抱負，也是我們效忠領袖，保衛國家，至死不渝的信條，我們一定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的壯志決心』。

說完上面兩段話後，關校長的語氣突然一變又說：『今天我們革命的前程，仍是艱難崎嶇的；外有蘇俄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內有共匪漢奸的武裝叛亂，我們黃埔軍校學生的革命責任，仍然沒有完成，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也是各位明天離開校門後的重責大任。各位以前所學的，都是書本上的軍事知識，明天各位到部隊，會遇到很多書本以外的學問，……記得以前有位分發到『西北軍』的同學，有過這樣的遭遇：報到的第一天，連長向全連官兵佈達說：『這位排長是中央派來的三民主義，以後大家要向中央三民主義多多學習。』第二天連長給他一條馬韁，要他去後山牧場捉回那匹『稗草青』的野馬，結果這位同學馬沒捉到，左腿却被那匹『稗草青』踢斷了。第三天連長叫『特務長』請軍醫給三民主義接骨，並無微不至的照顧三民主義生活。第四天連長向這位同學說：『你是學三民主義的，我們這生活艱苦，我想發你半年的餉，你請長假回家養傷好了。』

接着關校長又說：『這就是我們先期軍校同學，不但要担任打倒軍閥、剿匪、抗戰的革命工

作，還要和一切國內外不同的環境去搏鬥。今天我講這個故事，是書本上所沒有的。』

誤會難釋孤居香江

關校長在我們學生的印象裏，是位「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鋼鐵將領，他帶兵作戰，訓練教育，無不卓著有成，豪氣萬千。他對領袖的忠貞，治軍的嚴明，縱有千軍萬馬之力，也不能搖撼其志。可惜他秉性過於擇善固執，左右又乏諫諍益友之士，有時不免剛強果斷，開罪了人。

聽說卅八年關校長來台灣視察部隊訓練，住在×將軍公館，總裁知道後，在草山特爲召見面予嘉勉外，並對其以後出處，囑其和×長官連絡，沒想到，總裁這句話又觸發他以往與×長官的許多誤會，不免引致「道不同」的情形，遂有以後遠適香港隱居保節之結果。

關校長在九龍蝸居卅年期間，除於六十四年返台爲他敬愛的領袖奔喪外，未踏出那個窮居終日的海隅一步，更未受共匪統戰份子認同回歸的威脅利誘，而長保其終身效忠領袖的志節，直至六十九年八月一日，他病逝離開這個詭譎多變的複雜世界，和共過患難的五十二軍舊屬袍澤，（作者卅八年來台後，特投效五十二軍廿五師七十四團）以及他所灌溉愛護的軍校廿一期同學們。

最後，我以虔誠的心情，祝禱：『校長，你安息吧！我們會繼續完成你未竟之志的！』